

路德維：瞧，這些瘋癲的音樂家們！

香港電台第四台去年的一檔古典音樂節目《非常音樂家》(Madly Musical)，早前奪得了2017年度紐約節國際廣播節目大獎(New York Festivals International Radio Program Awards)中的「文化藝術」類銅獎，日前又入圍了今年亞洲廣播聯盟的最佳創意節目最後四強。

記者請來主持之一路德維，談談節目背後的故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受訪者提供

這個節目，蠻妙的。這裡所說的「非常」，不是為歷史上大名鼎鼎的音樂家們再添讚美，而是罕有地從精神病與音樂兩種角度切入，看這些「瘋魔」的天才們與他們的音樂創作。節目的班底也妙——曾修讀心理學的主持路德維與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精神科助理教授麥敦平醫生，再加上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助理教授張智鈞博士。三個愛樂之人術業各有專攻，在節目中觀點不斷交鋒碰撞；八集的節目，聊起舒曼與兩極情緒症，莫扎特和過度活躍症，馬勒與焦慮症等等等等。看似枯燥的精神病詞條與音樂家的血肉人生與藝術創作互相映照，被他們闡述得深入淺出又妙趣橫生。

非常創作人跨界操刀

路德維在香港出生長大，後到倫敦大學學院與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心理學，回港後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任職。近年來，希望撥出時間了解國學的他到杭州一所學校兼任國際交流總監，時常與當地文化人秉燭夜聊，卻也逍遙自在。

他小時候學過小提琴，大了雖然沒走職業音樂家的道路，但對音樂一直情有獨鍾，閒時還會和友人在家中玩四重奏，與香港電台的緣分也始於他對音樂的跨界思考。2010年，他曾和李歐梵教授一起為港台主持賞析馬勒的節目，後又構思了一個節目，探討古典音樂的錄音如何影響西洋音樂的發展歷史，節目內容後被編寫成《錄音誌：西洋古典音樂錄音與歷史》一書。

至於《非常音樂家》，也是始於緣分。在中文大學任職時，路德維遇到了精神科醫生麥敦平教授，發現大家都是愛樂之人，於是便開始構思一個將西洋音樂與心理學和精神病連接在一起的節目。碰巧又結識了彈得一手好鋼琴的張智鈞博士，張博士那時剛在波士頓演奏了幾乎所有舒曼的室內樂作品。三人一拍即合，《非常音樂家》就這樣被創作



路德維前往紐約領獎。

出來。節目中，也各有分工，路德維有電台節目製作經驗，負責引導話題，平衡學術性與大眾趣味；麥醫生則提供對精神病的專業分析，張博士的演奏者身份又為節目加入另一個視角。

「西方有一個很流行的看法，也和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有關，那就是天才和精神病是有些關係的。不止音樂，其他的藝術範疇也是如此，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維也納的那班畫家啊作家啊個個都癡癲地的，這個概念回到古希臘就是天才的概念。」路德維說，「這種『天才』，或精神病到底和創作有沒有關係呢？又是怎麼相關的呢？比如上世紀90年代，就有英國的精神科醫生花了很多時間搜集資料，研究了200多個頂尖人物，包括政治家、作家、科學家、音樂家等，看他們有沒有精神病，以及患哪種病，不同學科不同範疇和不同的精神病有什麼關係。比如愛因斯坦，患的是自閉，很多數學家患的也都是自閉。我們在第六集時講布魯克納時就曾說笑，自閉的問題之一就是人際關係，會不會因為這樣，患者的『天際關係』——和抽象的概念的東西的關係——反而特別好呢？又比如精神病有很多不同的『軸』，其中一條就是情緒。會不會因此藝術家情緒上特別敏感，所以有特別多的靈感去創作呢？」

這些都在節目中一一探討。」

《非常音樂家》後，路德維又構思了最新節目《樂非天籟：理工如何改變西洋古典音樂》，探討科學和工程發展如何影響音樂的發展進程，將於10月及11月在港台第四台播出。「說來有趣，那日我和一個漢學家朋友——曾翻譯《紅樓夢》的閔福德教授，還有張智鈞教授和另外一些朋友在西貢遊船河，那邊的地質公園，以六角柱體見稱。我突發奇想，孟德爾遜曾寫過一首很出名的《芬格爾岩洞序曲》。十九世紀初，藝術家很喜歡grand tour，周遊列國，孟德爾遜去到蘇格蘭，在赫布里底群島上的芬格爾岩洞中，看到很多六角柱體。我就想，如果那個時候交通工具夠發達，說不定孟德爾遜寫的就不是《芬格爾岩洞序曲》，而是《西貢序曲》了。科技和工程的發展如何影響到音樂的發展？靈感的不同、樂器的演變、建築的演變……有好多可以聊。」

扭轉文化逆差

求學於外國，喜愛西洋古典音樂，路德維近年來卻對國學產生濃厚興趣。在他其他的專欄文章中，時常論及西洋音樂與中國音樂的比對問題，也對現在「西化」的音樂教育頗有微詞。「西洋古典樂，在西方國家和西

方文化圈的地位慢慢式微，在亞洲就越來越流行，這背後的原因和文化意義是什麼呢？比如現在的音樂班，樂理學的是西洋樂理，宮商角徵羽沒有人說的，就算學古琴古箏琵琶，都是比較着重技術上的，當作是一塊塊知識來吸收，而不是一套文化體系，這是很問題的。中國文化五千年，其中的智慧肯定不是表面那一層，背後肯定有些東西。為什麼西洋古典音樂對中國人那麼吸引呢？我和另外一個朋友在準備一本書，就是在構思這個。」

在他看來，系統性是西方文化的特點，從這個文化體系中生長出來的西洋古典音樂，有着比較標準的樂理體系；中國文化則地域差異大，就算是同一套系統下也會發展出很多枝節上的不同。加上漢語是聲調語言，語言和音樂之間的關係又和西方不同，加上各種不同方言的流行，令其更加難以形成穩定的標準。於是在傳播上，西方文化和藝術可以藉助其標準性和系統性迅速地擴展，中國藝術則倚重口述傳統和言傳身教，不同的地方戲曲就是最好的例子。再而，「貿易逆差不僅存在在經濟上，在文化上同樣存在，中國在文化上有什麼輸出呢？」路德維說，「我很反感將京劇和粵劇叫做『opera』，這是病態的。為什麼你不叫歌劇『西洋大

戲』？為什麼說湯顯祖是『中國的莎士比亞』，而不叫莎士比亞做『英國的湯顯祖』呢？這是一個本位問題，在文化上很歪曲。不是我要強過人，但是公公平平好不好？opera這個概念本身是西方的文化概念，將其硬套在中國藝術上，行不通。」

路德維說，殖民地時期，西洋音樂自然就是標準。但現在，當我們說音樂是普世價值時，仍然要問「關鍵『誰』的音樂是普世價值？」若追求文化間的平等對話，更不能將一方的標準作為衡量準則，簡單粗暴地套在另一方之上，可惜我們現今的音樂教育仍然有這樣的問題。

「中國音樂和中國所有的藝術，或者國學，我理解不深，但是一般而言，在香港的這個環境沒有辦法有國學的根基。我曾經和李歐梵教授說，希望可以在華語區——內地、台灣等居住一段長的時間，加深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他就笑我說，『別傻了，我做了幾十年，都只是知道很少東西。五千年的文化你能知道多少？』就算是國學大師所知道的也不會是一切。中國文化歷史悠久，地域差異大，要扭轉文化逆差，反而重點是不太計較系統性這樣東西，因為行不通。反而是推廣中文之美，推廣漢字，也許之後就會看到不同的變化。」

敢
觀
舞台

文：聞一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瘋狂的觀舞九月

踏入九月，大小本地演出近十個，加上舞蹈電影放映，對各自的演出票房造成壓力，也叫看舞的觀眾難於取捨，希望日後藝團或創作人能有更好的安排，以免互相競爭。自己未能盡攬所有演出，幸好，看過的節目中，不論新人或舊作，都有叫人驚喜的。

香港舞蹈團办辦了九月兩個舞蹈節目。月初《觀自在》的三位主創人各自以自己所長創作，羅永暉的音樂與文字互通，曾文通以修行置諸舞台，楊雲濤以舞傳達自在感覺。三個作品獨立成篇，冠以同一名稱，然而缺少了一份整體的感覺。

舞團另一個演出，是頗有驚喜的實驗舞蹈劇場作品，該團八樓平台系列的《一彈指頃》，由新人石嘉璇編舞。之前並未看過石嘉璇的作品，看介紹知道她是先在香港演藝學院學習中國舞及編舞，然後回北京修讀民族民間舞，所以已預計作品有中國舞及民間舞的元素。而結果卻在意料之內也在意料之外，《一彈指頃》以相當當代的手法去呈現這些傳統舞蹈的元素，叫人眼前一亮。

演出初段，儘管四位舞者並非穿着民族服裝，但從音樂及其手勢動作，已叫人聯想到少數民族民間舞。他們起勁地、愉悅地跳着，不僅與觀眾有眼神接觸，甚至有所互動。而且觀眾席圍着舞台的安排，也頗有民間圍觀舞蹈演出的效果。但跟着，氣氛一轉，悠然的轉到不同的場景，彷彿到了戶外，甚至沙灘，四位舞者輪流登場，各人都會成為觀眾或其他舞者注目的焦點，其中一段舞者恍似在練習動作，揚手、撫額、按頸等，隱隱見民間舞的影子，但又不盡然。石嘉璇也不是純粹地玩這些舞蹈元素，還希望探討注視與被注視的狀態——開場的民間舞觀眾與舞者間



也同時存在相互看與被看——因此，演出中一段舞者把手掌五指合攏，掌心向着自己即叫人想到手握電話自拍，還有把手掌圍起，一如望遠鏡放到眼前的動作，都叫人想到舞者與觀眾之間那被注視者與注視者並存的雙重身份，被動與主動的狀態共存。而圓形的燈光也常常叫人想到相機的鏡頭。《一彈指頃》叫人知道，民族民間舞不一定老套，也可以很現代。雖然演出有部分稍見重複，但已然不錯，尤其可喜的是看到年輕編舞以民間舞作新的嘗試。

能夠給新人機會去創作去磨練其實相當重要。除了香港舞蹈團的《一彈指頃》，香港舞蹈聯盟(舞盟)製作的「舞蹈新鮮人」系列與東邊舞蹈節節目《燃脈》都着重於此。相關作品筆者已有另文論及，這裡想說的是策劃者的心思：今年的「舞蹈新鮮人」系列，舞盟在策劃過程中似乎相當重視給程偉彬及邱加希兩位年輕編舞更多創作上的支持，除了藝術顧問之外，亦有邀請不同的人士如舞評人去觀看採排，給予意見，兩個作品某程度上既相對但又配合，其中個人較喜歡邱加希的《純生》，她在另一平台——東邊舞蹈節節目《燃脈》——重演的舊作《Stubborn…

ing》也相當有心思。東邊舞蹈團一直為年輕新編舞提供創作平台，歷來也不少出色的作品。而且，也會為作品安排重演機會，讓創作人有機會將作品改進。同樣於《燃脈》中重演的莫媽媽作品《A Major Clown in G Flat》也是佳作。

然而九月最矚目的重演作品，自然是著名的劇場導演鄧樹榮與編舞梅卓燕及邢亮合作，改編自劇作家曹禺名作《雷雨》的《舞·雷雨》。2012年首演時，由香港舞蹈團的黃磊及華琪玟分飾周樸園及其妻繁漪；今次重演，則讓江蘇省演藝集團歌劇舞劇院的年輕舞者擔演。

舞者始終經驗尚淺，論動作的質感和心理的層次，尤其是周樸園一角，與黃磊當年表現出的深沉仍有距離，只能以技巧補救。這次再看，演出儘管未如首演，舞蹈編排依然感覺厲害，七十分鐘左右的演出，將一個複雜糾纏的家庭倫理悲劇交代得有條不紊，其中吃藥一場，吃與不吃之間的爭持，將夫妻父子間的權力關係交代得淋漓盡致，沒有語言，但不礙觀眾了解劇情及人物關係。燈光的運用也十分出色，尾聲，倒地一剎，將上一代的錯誤由下一代一一承受的結果點出，相當有力。



周末好去處

大衛·賀彬管風琴演奏會

香港文化中心將於10月7日(星期六)下午5時在音樂廳舉辦大衛·賀彬管風琴演奏會。大衛·賀彬是音樂的多面手，既是管風琴家、合唱總監，也是國際文憑課程和英國高級程度會考課程音樂科的老師及考官，亦曾擔任比賽評判。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氣派宏偉，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奧地利萊格公司以人手製造的管風琴。這座管風琴有4排鍵盤、93個音栓

和8,000支音管，是東南亞最大型的機械式管風琴之一。屆時觀眾可以親身感受管風琴音樂的震撼力。

免費門票現於香港文化中心詢問處(每日上午九時至晚上九時)派發，每人可取最多四張，先到先得。歡迎六歲或以上人士入場。節目查詢：2734 2001。



「非遺深度賞」同樂日



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剛於今年8月公佈。這份代表作名錄涵蓋共二十個項目，當中包括早前已列入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的十個本地項目：粵劇、涼茶、長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龍舟遊涌、香港潮人盂蘭勝會、中秋節——大坑舞火龍、古琴藝術(斲琴技藝)、全真道堂科儀音樂、西貢坑口客家舞麒麟及黃大仙信仰。「非遺深度賞」同樂日將會透過四大範疇：非遺大舞台、非遺大排檔、非遺大作坊、非遺大使館，以互動、體驗形式與大家深入探索這十個國家級項目的獨有魅力。此外，一套全新製作的非遺短片：《一脈相承：傳承·傳情》亦會於當日啟播。短片內容以國家級項目傳承團體前輩們的寄語與期望，帶出年輕一代勇於接棒，肩負傳承的重要意義。

時間：9月30日 下午2時至5時
地點：荃灣古屋里2號三棟屋博物館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

利東街「月球博物館」



灣仔「利東街」為了讓市民度過與眾不同的中秋節，今年將帶來英國藝術家Luke Jerram的「月球博物館」，由即日起至10月31日展示直徑7米的巨型月亮裝置，讓市民無論陰晴，都能在利東街近距離賞月。巨型月亮裝置已經在荷蘭、英國、法國、愛爾蘭及比利時等地巡迴展覽，將首次抵達亞洲來到香港。直徑達7米的月亮製作精緻，將美國太空總署NASA航拍月球陸地的真實景觀完美呈現於大眾眼前。這將會是拍攝明月及全家福的最佳地點。此外，「利東街」亦將帶來保留香港本土傳統節慶特色的活動，於10月4日及10月5日晚上(即中秋及迫月夜兩晚)再度舉行「LED火龍鼓舞賀中秋」，同日更舉辦富有特色的「大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藝會」，期望為市民及旅客獻上豐富的慶祝活動。

具體活動時間請查詢：<http://www.leet-ungavenue.com.hk/tc/index/>